

(贛南采茶戏)

双检菌

江西群众艺术馆 合編
江西文艺编辑部

通俗文艺出版社



內 容 說 明



這本書里包括兩個小戏，都是描写解放前劳动人民的爱
情生活的。“拘蕨子”是写一个为財主放牛的牧童和不堪婆母
虐待的童养媳相爱的故事。“双檢菌”是写一个無爹的村姑和
無娘的牧童相爱，村姑要牧童入贅她家，牧童不忍丢下年老的
父亲；牧童要村姑嫁到他家，村姑又怕母亲無人照顧。他們
爹娘也感到一个鰥夫，一人寡妇生活很不方便。最后老少兩
輩都結成了婚配。

这是兩個很有風趣的小戏。

(贛南采茶戏)

双 檢 菌

江西群众艺术馆 合編
江西文艺編輯部

封面設計：紀 于

※

通 俗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香餌胡同73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067号

北京市前門一厂印刷·新华書店經售

※

总号(文)0246 开本787×1092耗 1/40

印張 1 3/20 字数22,000

1957年9月第一版 195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300

統一書号：T10023·224

定价：(5)一角

拗 蕨 子

(贛南采茶戏傳統剧目)

竹 风、王源兴、肖俊光、曠功海、

謝名駿等整理增訂

时：春天

地：农村

人：双喜一牧童

桂英一村姑

〔双喜上。〕

双 喜：（数課子）

东边起，西边落，

太阳又照上屋脊角！

想起东家三叔公，

他做事好齷齪：

南山脚下一片田，

要我一人作，

日头当頂不送飯，

餓得肚皮往里縮，

一日到夜累得爬，

还話我偷奸躲懶不利落；

他家里发财享福住高楼，

我当长工沒吃又沒着，
簑衣当被盖，
顧头难顧脚，
一年三百六十天，
二百五十九日打赤膊；
只怪我爹娘早死家貧穷，
好似大船扯断了桅杆索，
落到别人家里打长工，
碰到这个东家太刻薄；
口哇是我三叔公，
硬比只老虎还要恶！
一肚子冤气无处伸，
恨不得打他三拳踢九脚！
越思越想越焦躁，
翻来复去睡不着，
想起我今年二十几，
还是个单身沒着落，
眼前有个知心妹，
我的命苦她命薄，
要想成亲难上难，
水里的月光撈不着！
想到半夜做了个欢喜梦，
梦见桂英妹子出了閣，
花花轎子抬到我的家，
我做了新郎实在乐！

拜了天地正要进洞房，

忽然来了一伙强盗把她夺，

我心里一急就醒了眼，

原来是老鬼敲门砰砰 彭彭 駁落
駁！

这只老瘟神，

实在太雀薄！

这只三叔公呀，天还没光就叫冤样把我喊起来。（学三叔公老腔老调）“双喜子，还不
去放牛割草哇？”我就哇：“天都没光就去放
牛割草哇？我是懒得去呵！”他就哇：“短命
种，你不去放牛割草我就不把饭到你吃！”
我就哇：“你不把饭到我吃，我会拿你的糯
米粉子做糰子吃！”他哇：“菜也没有你吃！”
我哇：“不把菜给我吃，我会上楼割你的腊
肉炒冬笋吃！”“没有油把你炒！”“腊肉上有
油！”“没有盐把你！”“腊肉是咸的！”“茶也
没你吃！”“我会开你的罈子吃冬酒！”“哈
哈，短命种这大的胆，我撵你出去！”“嘿
嘿，你撵我出去？没有人跟你作田，就会餓
死你一家人！”“短命种，你还敢跟我顶嘴我
就两扁担劈死你！”我一想，我在三叔公家
里打了七八年长工，老鬼的脾气我摸得到，
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还是去放牛割草！再说
我昨日约了桂英妹子到南山相会，也是一带

两便，看看太阳上了屋脊，牵牛就走！（插
镰刀，戴草笠，开牛栏，牵牛出门。唱“上山调”）

牵起黄牛，离了东家门；

放牛割草，上山走一程！

约好妹子，相会南山岭；

见了妹子，二人谈谈心！

过了板桥，来到南山岭；

丝茅坑里，一片草青青！

行行走走，来到丝茅坑口。呃，这条坑
子好冷静哪，一个人影子都没有，不晓得桂
英妹子来了没有？（叫）桂英！桂英！桂

英！（无人应）恐怕还没来！（四望）哈哈，

昨夜落了一场大雨，今日的草长得分外好！

（拍牛）喂，老伙计，你也跟我一样辛苦，

这里的草长得蛮好，尽你吃个饱！吃饱了

睏一觉，不要满山乱跑！（牛应“哞”！）呃，

答应得好。你在这边吃草，我到那边割草去

了！（双喜卷袖紧腰抽刀割草。唱）

卷起袖子扎紧腰，

手拿镰刀来割草！

心中想起桂英妹，

她待我情义实在好！

桂英妹子人品生得蛮好，就是一个猴子
样大的老公怎么配得她上呀！（唱）

桂英好比一枝花，

村前村后人人夸！

挑花綉朵她都会，（叹息）

凤凰配了只小烏鴉！

（割草，想得出神）桂英待我倒是滿好，
要是我們两个真的能够結成夫妻那該有几好
呀！（唱）

这样的好事那里逢，

童养媳妇爰长工，

虽然二人有情意，（凝神）

好倒是好，就是她的公婆太厉害了，他
們怎会肯哟！（唱）

竹籃打水一場空！

（失望，停手揩汗）呃，桂英妹子說了要
来的，怎么还不来呀？（唱）

左等右等等不到，（站高处望）

望穿两眼不見影和踪！

〔双喜失望地割草下。〕

〔桂英上。〕

桂 英：（看天高兴）哈哈，天晴了天晴了，可以
到南山去拗蕨子，还要会会我那双（急掩口回
身四望无人，才放心，拍拍胸口自慰，低头羞笑）
还要会会我那双喜哥呀！（整装、提籃、向
幕內喊）姆媽！（幕后咳嗽不应，再叫）姆媽！

〔幕后。婆婆：（沒有好声气）大清早起姆
媽姆媽的，我又沒有死，叫冤哪！〕

桂英：（忍气）天晴了，我到（一想轉口）我到“北”山去拗蕨子回来当菜食！

〔幕后。婆婆：（恶声恶气）跟你老公洗了尿片沒有？

桂英：（气愤尷尬不是滋味，勉强忍住）洗好了，都晾在竹竿上！我走了！

〔幕后。婆婆：（严厉地）早去早归，莫要
在外边乱七八糟，小心我打断你的腿！（桂
不語，婆声更凶）听到沒有？

桂英：（忍气吞声）听到！（心里气又难过，快快
地提籃出門，掏手帕拭泪，站住发楞。树上鳥叫，
引起她的注意，又欢喜起来，回头向內瞪了一眼扁
一嘴，掠髮提籃）天色不早，我要走了！（出
門。唱）

提起籃子，出呀出門庭，
回轉身，帶上两扇門，
上山去拗蕨子，找他談談心！
拗蕨子，找他去談談心！

一走走到小桥头，
低头看，桥下水长流！

一对子小鴛鴦，在那水上游，
小鴛鴦，在那水上游！

过了小桥到山坡，
抬头望，漫山蕨子多，

一边拗蕨子，一边等情哥，

桂英我，等的是双喜哥！

哎呀，山上的蕨子长的又好又多，待我
拗起来！（边拗边唱）

一拗蕨子长又长，

想起苦命的老爹娘，

三餐没米粮；

人家养女，心中多欢喜，

我娘养女，两眼泪汪汪！

送去做望郎！

（唱前调）

二拗蕨子弯又弯，

想起我命苦好心酸，

受苦十几年！

别人夫妇，成双又作对，

我家丈夫还在睡摇篮，

越想越心烦！

（唱前调）

三拗蕨子根是根，

想起家婆不是人，

是个老瘟神！

三岁孩童，怎配我黄花女，

管住我口，管不住我的心，

管不住我的心！

（唱前调）

四拗蕨子青又青，

想起了情哥喜在心，

分外有精神！

有朝一日，跳出牢籠外，

我与情哥，两下結成亲，

和順过光阴！

（停手揩汗四望）呃，往日拗蕨子的人蛮多，今日就是我一个，山上山下人影子都不見，不曉得双喜哥来了沒有？（叫）双喜！

双喜！双喜哥！（沒人应，远望見牛）呃，对面山上有條黃牛，看样子一定是他来了！（急提籃走圓場，唱）

拗下蕨菜装满籃，

提起籃子过別山，

提籃过別山！

低头看見，一副割草担，

不見人影，到底为哪般？

到底为哪般？（四处寻找）

〔二幕启——桂英看見双喜睡在大树下的石板上，又惊又喜。〕

桂 英：咦，在这里！哈，这个人真不象話，牛丢在山上不管，草丢在地下不問，跑到这里来睏覺，等我喊醒他来。双——（看他睡得正甜，不忍惊醒他，又縮回）恐怕他割草累倒了，还是让他多睏一下子。（向四边望望沒有人来，又回身来看他，看見心上人睡得正香甜，心中

跳得很厉害，这边也看看，那边也看看，越看越爱，
輕輕唱起来）

大树蔭下石板床，
双喜哥哥睡得香！
我看他粗眉大眼圓圓面，
我看他渾身結实好强壮，
我爱他聪明調皮多古怪，
我爱他有情有义好心腸。

〔双喜翻个身，桂英急忙躲开；見双喜睡着，
又走近来。

桂 英：看这个人，又睡着了，（唱）
越看越欢喜，
心中暗思量，
真正是个好儿郎！

〔双喜在梦中叫“桂英，桂英！你莫走哇。”

桂英一惊应，見他是說梦話，又欢喜又感动又
害羞。

桂 英：（唱前調）

情哥对我是真心爱，
睡梦之中也挂在怀！
又恐怕他在青石板上睡成病，
又恐怕耽誤了时光不再来；
我还是把他来喊起，（不好意思）
我还是把他推醒来。（沒有勇气）
想喊口难开，

想动手难抬，

呀——（唱）

我今天心里真古怪！

往常跟他打打闹闹都不怕，为什么今天怕起来了？（一想，羞笑，最后下了决心）一定把他叫醒来！

〔桂英推双喜一下，双喜顺她手翻一个身又朝里睡着了。〕

桂英：（旁白）恐怕他是在假睡吧？等我试试他看。

〔桂英摘草捅双喜的鼻子，双喜打了一个喷嚏。擦擦鼻子骂了一声“瘟虫子”，翻身伏倒睡着了。〕

〔桂英捡块很小的石子打双喜头，急躲在树后。〕

双喜：（惊坐起，不见人）哪里有这么大的鸟子敢啄我的脑盖？（把草帽往头上一套一直遮到颈子又睡着了）

〔桂英急不过，从石板后面偷偷过来在他腿上用力掐一把急忙躲起，双喜大叫一声“哎哟”，随她手翻一个筋斗蹦起来。〕

双喜：不好，有老虎吃人！（拿起大石头要打，四望不见，看见篮子点头）咦！是人 是鬼 是老虎？恐怕是作梦吧？（作睡极状又睡下）

〔桂英又偷偷出来要掐他，双喜猛坐起双手捉

住桂英双手，桂英突惊叫“哎呀！”

双喜：哈哈，难怪是只母老虎！

桂英：你会吓死人！

双喜：你会吓落魂！

桂英：你上山来做什么？

双喜：放牛割草，还要捉母老虎！

桂英：去你的！

双喜：你上山来做什么？

桂英：拗蕨子当菜食。

双喜：就记得拗蕨子！

桂英：还有事。

双喜：什么事？

桂英：我家一只牛崽没见了，上山来找牛崽！

双喜：找到没有？

桂英：（推一下）找到了，就少两只角，一根尾巴！

双喜：（用力捉紧她的手）你再刁！

桂英：哎哟哎哟，不刁不刁，快放手嘛！

双喜：叫我一句！

桂英：双喜老弟！

双喜：我没有老弟！

桂英：双喜老哥！

双喜：老哥？我还没长胡子！

桂英：（拉长声）双喜哥哥——

双喜：（拉长声）哎呀嘞——（放手）

桂 英：（埋怨）死人，手都要等你捏断了。

双 喜：沒这凶！

桂 英：你今天哪里这么重的瞌睡，尽鬧你也不得醒眼！

双 喜：你不曉得，昨日我在南山耕了一日田，夜里回来三叔公又要我磨豆子，磨到半夜才歇，老賊还罵我偷奸躲懶，你說气人不气人？

桂 英：这只老棺材实在恶！

双 喜：我一肚子冤气沒处伸，翻来复去睡不着，越想越有火，睜到眼睛到天光，清早起来老棺材又叫我来放牛割草，气都累脱了。

（打呵欠）哎呀，真有好倦，我还要睏一觉。

（又躺下）

桂 英：再睏就要断夜了！

双 喜：断了夜就再睏到明日天光。

桂 英：起来！（羞拉双喜起来，双喜坐在石板上）

双 喜：告訴你，我昨夜做了一个梦。

桂 英：梦见什么？

双 喜：梦见一个妹崽子嫁我。

桂 英：哪个妹崽子？

双 喜：在我对面站到的！

桂 英：（羞笑）后来呢？

双 喜：（站起）后来嗚里喇 嗚里喇，康康康康，嗚悟——（长号）你坐了花花轎子到我

家！劈里拍拉彭通，劈里拍拉彭通，花轎抬到堂前來歇下，把新娘子扶出來。喝，你打扮得好標致，牡丹花開綠棉袄，大紅緞子百褶裙，滿頭鮮花賽珠寶，薄薄的胭脂點嘴唇，（帶唱）真正愛煞人！

桂英：（又羞又喜又好笑）嚼舌頭的！

双喜：是真的！

桂英：（天真地）你怎麼打扮呢？

双喜：我呀？頭戴羊皮帽，身穿藍布袍，腳登軟底鞋，兩朵金花頭上搖，（帶唱）胸前還掛了一個紅綉球！

桂英：（聽得出神）後來呢？

双喜：我們拜了天地，進了洞房，你看到我笑，我看到你笑。

〔桂英蒙住眼羞笑。〕

双喜：忽然之間外頭砰砰彭彭一陣亂打門，不好！

桂英：（驚訝）做什麼？

双喜：卡拉通龍，門打破了，進來一伙強盜拿到火把刀槍，要把你搶走！

桂英：哎呀！

双喜：我就死命拖到你不放手，（當真拖住桂手）跟強盜拼命！一急就醒了，出了一身大汗。

桂英：（松了一口氣）啊！

双喜：那曉得是老鬼三叔公在外頭拍門喊我起

来放牛!

桂 英: 这只老棺材, 没好死的!

双 喜: (双手紧握桂英双手, 低头问她) 英, 你没等人家抢走吧?

桂 英: (激动地摇头) 没抢走, 我在这里!

双 喜: (追问) 你不会等人家抢走吧?

桂 英: (温柔地摇头) 不会, 我死都跟你死在一起!

双 喜: (感激地) 好妹子呀! (唱)

妹子情义长流水,

哥哥心思水流长!

海水斗难量!

桂 英: (唱) 你我好似南来雁,

飞来飞去总成双,

长久不相忘!

双 喜: (唱) 妹子好比白莲花,

莲花本是水中花,

不能养在家!

桂 英: (唱) 哥哥好比湖中水,

妹子好比水中花,

花水不分家!

双 喜: (在怀中掏出个织布梭子, 唱)

哥哥做了个织布梭,

送给妹子用处多,

织布织绫罗!

桂 英：（接过梭子看，接唱）

双手接过織布梭，

不由小妹笑呵呵，

多謝好哥哥！

（桂英提起籃子）我也送你一样东西，你
猜猜看是什么？

双 喜：一頂帽子？

桂 英：不是！

双 喜：一双袜子？

桂 英：也不是。你看哪！（唱）

日想郎来夜想郎，

熬夜做起鞋一双，

送把我情郎！

哥哥日夜穿脚上，

好似妹子在身旁，

免得費思量！

双 喜：（接过鞋子細看，唱）

芝麻点子密密行，（看鞋底）

元青細布做鞋帮，（看鞋面）

三面溜溜光！

桂 英：試試看！

〔双喜脫草鞋試穿新鞋，桂英帮拔上，双喜站
起来走走。〕

双 喜：真合脚呀！（唱）

又厚又軟又合脚，